

走进夏季

■ 陈钦廷

轻轻地走进
夏季绿色的大门
处处皆是茂密的绿荫
有碧绿的山水 树林 原野
还有一颗被大自然染绿的心

早晨 清风徐徐
天空送来了片片云锦
晨曦里 池塘里的小荷
脸蛋红红 还是那么拘谨
它羞涩得轻轻地张开怀抱
迎接红蜻蜓这位远亲

傍晚 红霞满天
大地送来了凉爽的黄昏
夕阳下 院子里的夜来香
正火辣辣的盛开
驱赶着恼人的虫蚊

喜欢用眼睛欣赏 翠竹的挺拔
松柏的苍劲
喜欢用心描绘
果园的绚丽
汗滴落下土的耕耘
喜欢用琴声表达
田园的绿色一望无垠
喜欢用诗词吟唱
心中美满的声音

雨成了不速之客
时尔乌云翻滚 暴雨倾盆
常常想起
黄河凌风激起的滔天大浪
桀骜不驯的狂奔
长江波澜壮阔的画面
浪涛浩荡滚滚

生活在祖国大地上
是如此美丽 激扬 舒适 温馨
我们有翠竹 松柏一样的品格
有长江 黄河一样的胸襟
我们努力向上 朝气蓬勃
我们与时俱进 开拓创新
这是我们的立世之本
也是中华民族的精神

驰骋

■ 闫吉文

金戈铁马舞长龙，
豪气壮志贯彩虹。
光夺骄阳警灯耀，
响遏行云搏杀声。
万枪林立起惊雷，
一招制敌卷飓风。
齐鲁特警首拉练，
英姿英发战必胜。

■ 李海流

童年，夏天，我最感兴趣的事莫过于捉蝉了。

在物质匮乏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蝉蛹是乡村孩子们不可多得的美食。每年盛夏来临，傍晚摸蝉蛹是孩子们的最爱，因为此时正是蝉蛹出洞的最佳时刻。村西有一大片高高的杨树林，那里树多蝉也多，每天傍晚，许多小孩一手提着盛水的容器，一手拿着手电筒，到树林里去捉蝉蛹。

夏至的雨後は摸蝉蛹的最佳时间，太阳一落山，我就早早地吃过晚饭拿着手电筒奔赴“战场”，树林里的土是湿润的，树周围的地上是或大或小密密麻麻的洞口。大的、直的洞口已经爬出蝉蛹，未爬出的上面盖着一层薄薄的土，只留一个又细又小的洞眼。天还没有完全黑的时候，每人提根小棍在树下抠抠拣拣，待到天黑，就一棵挨着一棵慢慢地在树干上寻找，一个一个的蝉蛹像突击的士兵顺着树干奋勇向

上爬，眼睛好使的拿手电筒上下一圈不用三秒就能将一棵树看个清清楚楚，眼睛不好使的只好围着一棵树转两三圈才肯离开，唯恐漏了一个。

蝉蛹最多的地方是村子南边的苹果园。苹果树比较矮，一棵挨着一棵树的排茬费时费力，于是我就在粗大的枝干上缠一圈透明胶带，蝉蛹爬到胶带处就会啪嗒一声掉下来，只需“守株待蝉”就有不少收获，用这种方法在苹果园里一晚上逮上一百多只不成问题。逮得多了，回家放养到瓦盆里，用水清洗干净后，放一点水再撒上一些盐，这样就会防止蝉蛹蜕变成蝉。第二天，我和妹妹就缠着母亲开灶添油给我们炸金蝉吃。母亲把腌制好的蝉蛹投进油锅，只听得一阵“噼啪”爆响，一会工夫，那黄灿灿、亮油油的“油炸金蝉”就摆放到我们面前，食之外焦内嫩，鲜美爽口，唇齿留香。

晚上侥幸没有被逮住的蝉

流年似水润乡情

有意无意间，已走过一段又一段行程。风风雨雨、坎坎坷坷的履历，写满了伤，铺满了痛，装满了苦，溢满了愁。还有记忆刻骨铭心，芬芳着生命的味道。还有幸福经久停留，灿烂着如花的笑容。

某一天的某一刻，蓦然回首，才发现，漫漫流年似水，伴着浅淡的时光，悠扬着飘忽远去。只有点点滴滴的记忆，于灵魂深处默默地凝眸。一怀伤感的情绪，咏叹着春花秋叶，静观着夏禾冬雪，无声无息地漫过旅途。

二十年前背井离乡，一件简简单单的行囊，带走全部家园。一张模糊的底片，常常在静谧的星空，映亮沧桑的容颜。不知道，此时此刻，我久别的乡村，是否睁着思念的眼睛，远眺城市

耸入云天的高楼，以及迷离闪烁的霓虹。

久居城市的褶皱里，每天总是穿梭于大街小巷，匆匆忙忙的身影，难得有片刻停息。为了追寻走出大山的梦想，远离农时的脸庞，会在不经意之间，涂上一抹无情岁月的沧桑。

每当夜阑人静之时，抬头望一望窗外的夜空，寥寥的几颗星星，孤独地闪烁着空灵的心境。皎洁的月亮躲避着片片浮云，忽隐忽现于思绪之外。

离家愈久思愈浓。坐在静谧的房间里，只有挂在墙上的石英钟，滴滴答答地流动着灵魂的水声。在寂寥的午夜，踏着一路久违的乡情，以血液的温度，体验故乡温暖的月光。

记忆里，夏秋之交，每天晚上，忙碌了一天的村里人，都会

蛹，它们爬到高高的树枝上，十几分钟的功夫褪掉蝉壳，翅膀渐渐的变硬，完成金蝉脱壳的过程。蝉壳留在高高的树枝上，第二天早上，我们手持长长的竹竿拣蝉壳。蝉壳常挂在树干上，有伸手可得的，但大都在高处，只有竹竿才能够到，竹竿不及的，就猴似的沿树干爬上去，将它摘下来，积攒在一起，有专门到门口收购的药材商贩。

蝉蛹大多集中在一段季节内爬出洞穴，当过了这个季节，天天在树上高歌的蝉就成了我们这帮孩子们的目标。在儿时的小伙伴中，我是“著名”的弹弓高手。对于一些栖息位置较高的蝉适合用弹弓打，通常我先找一处位置较高有利于射击的地方，小伙伴们七手八脚为我捡来一堆小石块，一般不到三发，爬到高处的蝉就被弹弓打出的石头击落。落地后的蝉体无完肤，有的被打掉屁股，有的被打烂翅

膀。小伙伴们欢呼雀跃，都崇拜的眼光看着我，我也成了这帮小孩们的头领。

三十多年过去了，岁岁夏日，年年蝉歌，那熟悉的旋律不因红尘浊世而有丝毫改变。炎炎夏日，我在书房里又听到了夏日的蝉鸣，知了一知了……由蝉及人，由蝉及禅，我恍惚听出了一点儿佛教的意蕴。曾经在一本书上看到这样一联，其上联为：蝉惊僧梦，佛曰：知了，知了；其下联为：舌灿莲花，众拜：如来，如来。若由此联联想开去，我想蝉儿一生在地狱里历尽磨难，正是为了求得机会，在夏日里慷慨放歌，以完成生命的轮回。一旦这项使命如约履行，蝉也便无怨无悔。

如今，我已离开乡村多年，漂泊在城市的边缘，闷热的夏天，在书房里听到一声蝉鸣从楼顶掠过，童年的乡村蝉事便跃然纸上。

■ 白俊华

聚到一个院子里，摆上一张方桌，沏上一壶热茶。然后，围坐在葡萄架下，侃着山南海北的杂话。

墙边石缝里蟋蟀的啾啾声，伴奏着小河边渐次起伏的蛙鸣，宛若一曲乡村交响，吟唱着稻花香里听丰年的景致。偶尔一只飞舞的蝙蝠，悄然隐没在屋檐之下，就像回归了久别的老家。萤火虫提着小小灯盏，寻找着馨香的方向。

面目含羞的月亮，淡淡地撒着清辉，田间小路上，一对晚归的情侣，手挽着手，说着悄悄的情话。

离家久远了，每每想起这醉人的情节，心中总会滋生些许寂寥的思念。就像一杯白开水，虽无香无色，无滋无味，却永远滋润着孤独远行的旅程。

时间依旧不紧不慢地转着年轮，劳苦奔波之中，有时会暂时忘却一些应该铭记的事情，但每当闲暇之际，一部部曾经经历过、曾经欣赏过的影片，便如淡淡的流水，溢满淡淡的情怀。

母亲又打来电话了，反反复复唠叨的，无非是一件件小事，一桩桩牵挂的思念。听着娓娓道来的声音，仿佛给疲倦的身心，注入了丰韵的营养，精神了恹恹的神态。而父亲，每次只会在母亲的旁边，欣喜地聆听，双手总想抢过一份焦急，目光总是透着一份慈祥。母亲老了，岁月的容颜已经落上了一层白霜。但心思却依旧如送子出征时那般眷恋，每周风雨无阻的情调，总是适时地打开我沉闷的心扉。

父亲老了，布满皱纹的脸庞，时时流露一种说不出道不明的暗淡，我知道，那是在秋风送爽的日子，望着丰收田野里的庄稼，好像还缺少点什么。

而一群儿女，此时此刻，都在各自的奋斗中，品味着生活的艰辛和不易。不管怎样，于故乡的那份情感，却始终不能忘怀。没有那缕乡情，没有那抹爱意，也许，我们都不会有今天的辉煌。

记住一些人的好，忘掉一些事的愁，只有爱，陪伴我们，走过春夏秋冬！

再见，世界杯

■ 王智

欢呼胜利的海洋。而失利的阿根廷球员连同他们的球迷则变得无比失落。欢笑与泪水，这一人生两种极端差异情绪在这一刻显得是那样的醒目。可没办法，这就是足球，这就是竞技体育的残酷，因为，不可能同时有两个胜利者，总要有伤心人。

纵观德国队世界杯的表现，德国人的胜利是实力的表现，沉稳、整体、坚韧这些德国队所具备的球队特质在比赛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他们捧杯也是实至名归，看到球员们为胜利尽情狂欢，做为胜利的英雄，他们有理由也最有资格欢庆胜利。这得不来的胜利，对于艰苦拼搏到比赛结束的球员来说，是多么得艰难！当胜利来临时，当从崩溃的神经中放松出来时，他们会抑制不住的激情，尽情释放。

这是全队努力的结果，理由欢呼。

打入绝杀之球的年轻队员格策是英雄、带血拼搏的施魏因斯施泰格是英雄、力保球门不失的诺伊尔是英雄，那些坐在板凳上、始终为球队加油助威的球迷也是英雄。足场是场无硝烟的战争，“胜者王侯败者寇”，鲜花与掌声永远第一时间属于胜利者。人们不会用太光的注意力去关注失利者，这是自古以来的定律。如果胜利的天平能转换下，那么德国人同样也会伤神落泪。

望着梅天王落寂的身影，不高兴的表情，对他来说，即使拿了世界杯金球奖也比不上带领全队登上王者之颠。那些瘫倒在球场、对着镜头也毫不掩饰流泪的球员，那些挥舞国旗强忍笑脸的球迷，此刻的心情是难过、不甘。相比早早打道回府的其他失意者，阿根廷

球员的心情最为复杂，要知道，他们离冠军是如此得近。有时，希望往往是最残忍的事。如果，早早没有了冠军的念想，也就不会到时如此伤心欲绝。

在给亚军阿根廷队颁奖时，德国队显示了他们大度与绅士风度。他们站成两队，为走上领奖台的对手鼓掌。“英雄惺惺相惜”，也许只有他们最明白对手此刻的心情。为对手鼓掌，感谢他们，即使是失败了，他们同样值得尊敬。看到这一幕，我有些动容，这就是球场上的人情味，世界杯魅力所在。

胜利只有一个，能够站在决战舞台，为荣誉、为胜利而战，努力拼搏的都是英雄，那些胜利也爱、败你爱你始终不渝的球迷同样是英雄。鲜花、欢呼、泪水中，英雄的身影是如此清晰，又如此落寞。

